

寒露时节忆秋韵

王萌萌

寒露将至,昼暖夜凉。道旁街侧,桂米斑驳暗黄,在经风沐雨碾作尘的花期终程,仍断续散发烟火气的甜香。木芙蓉临水盛放,丰姿端艳,皎若秋月。

当此寒气日重的后半秋,天地间时常因温差过大而氤氲着清冷的晨雾或暮霭,雾霭散尽时,尤显得天色澄澈。云中有鸿雁成阵、草木间有虫语凄切,王安石说此季是“忽忽远枝空,寒虫欲怀户”,自然界的生灵原本就比人类更敏感于节气的更替,然而晨昏之时,最爱美的年轻女孩也披上外套,柔软开衫或笔挺风衣下,犹见轻柔裙摆曼妙飘舞。

与老友相约醉白池,园中一派秋光正好,杏黄枫红绚烂似锦、各色秋菊竞绽斗芳。老友说,见此景想到万物盛极而必衰,人生亦如此,难免生出无限愁思,我说正因现下暑热尽而寒气尚微,风光与气候皆明媚宜人,所以才要倍加安享。然而园中播放的背景音是古琴曲,倒令我回想起十八岁初尝秋愁的情景。

那年夏末,我首次离家出远门,到姑苏古城读大学。头一回过集体生活,最初的新鲜兴奋过后,种种不适凸显出来。饮食的不同、缺少隐私与个人空间的别扭,熬了几夜完成的制图作业未能得到理想分数……种种如今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,当时却因未经世事和多愁善感而无限放大,在深秋时节发酵成莫名的伤感落寞。

一个无课阴雨的午后,独自去逛园林散心,想顺便画几幅风景速写作业。为避免人流,有意选择了位于深巷之中、少有游客知晓的艺圃。雨霁初晴,游人寥落,穿过碎石铺就的狭长小径进园。找了入眼的景致速写,一幅假山残荷画完,却觉得线条滞涩,全然不在状态,索性随意游走。忽而听见隐约乐声,极轻却沉着、极淡却悠远,是我喜爱的古琴之音。循琴音而去,过石桥、穿拱门、经竹径,至一处静僻如荒废的小室,见窗内一位看不出年龄的玄衣女子,端坐凝神抚琴。

窗下静听,发觉抚琴者非行家,而是在练习新曲。断续、重复,甚至不时停下沉吟,却总能不躁不怠地继续下去。每当一小段能够较为流畅地奏出,她总会露出小而欢欣的微笑,原本平常的容貌也因眉眼嘴角配合得宜的弧度而显得格外耐看。从她这不太熟练却投入且享受的弹奏中,我仿佛看见流动的画面:湖水如镜、明月初升,淡淡思念漫上离人心头,把酒对空庭、霜冷竹泪瘦,万般思绪如浮云去来,只余清风明月悠然空明……离去时,我烦闷尽消。

回校后直奔图书馆,抱了厚厚一摞书回寝室,一半堆在床上,一半置于案头,此后不论去哪里都随身备一两本,稍有余暇便找个安静处读书。现实生活的琐事不再令我烦恼,画画作图时,也比从前更能耐得住性子。从此后,每当感觉惶惑难安、莫名烦愁时,便知道赶快去静心读书、专心做事总没错,这习惯一直延续,也一直奏效。

当日没好意思出口问曲名,遗憾良久。又有一年深秋,学古琴的朋友推荐了“老八张”,听到薄雪斋弹奏的《良宵引》,依稀辨认出,这便是当年在艺圃听到过的琴曲。或许在音乐上我天赋不高不足以记得多年前听过的旋律,却能记得住某时某刻给我触动极大的画面、细节、情境和感受。但即便记错了又有什么关系,就让这简短安闲的《良宵引》伴我度过漫漫秋夜。忆姑苏大学四载,自认最大的收获就是在看似不务正业地逛园林、探古巷、读闲书、纵情山水中感受和汲取了一点来自古人的审美与智慧。

寒露时节,阳气渐退,阴气渐盛,据《黄帝内经》记载:“春夏养阳,秋冬养阴”,生理上应注意保暖、润肺滋阴,精神上则应收敛清简、安养心神。一日寒似一日的秋风,是在提醒我们,该将更多注意力从外部转回内在,减少不必要的消耗,养精蓄锐,为严寒的来临做好准备。一点露寒一点静,身静则生阳、心静则生慧,若能身心静定则阻碍得解、欢喜自生。

逛园子乏了,走进茶室,喝着白毫银针重听几遍《良宵引》,闲聊一番,尽兴而归。老友问下回约会想如何安排,我说先去逛书店、听讲座,再去喝菊花酒、吃螃蟹,可好?

不久前,观赏林风眠的画展,对其十多幅以“莲”为主题的画作印象深刻。假日休闲下午茶,偶翻到画册又见莲姿鲜丽,眼前不禁再次浮现,大师笔下灵动的莲花,以及翩翩起舞的鹭鸶、湖畔一丛丛仙子般的芦苇……忽生诗情,便“捉”字写之。

我的心莲/被柔风轻轻地颠/缕缕的馨香/戏绕翁张的鼻尖/并联难以平复的/丝丝的心颤

吴伟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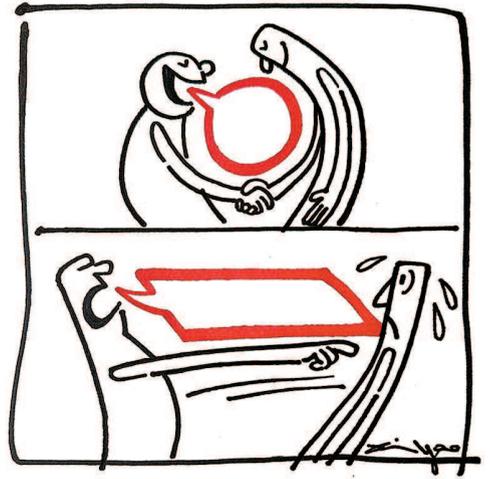
娇嫩含露的/是一重重桃红的花瓣/叠展冰雪美人似的/圣洁冷艳/浮萍半掩亮闪闪的涟漪/是卧躺云朵晶莹的笑露

茂密的林子/交响着浅黄青翠的叶片/鸟儿欢歌展翅

曼舞婀娜多姿的芦秆/亭亭玉立的鹭鸶/信步烟渚/优雅俯身细语水天/大自然恬静的牧歌/寄身渔舟袅袅炊烟

我掬拾太阳亲吻花木的情影/品嚼波光粼粼的灿烂

哦,在霞飞雾绕间/令我不停地回望/永不凋谢的心莲



智慧餐 说话讲分寸,办事讲尺寸。

我正在写一部抗战题材的儿童长篇小说,讲述1940年11月至1941年3月间一群在上海北火车站一带流浪的孩子,虽然生活艰辛,但儿童天性使然,他们活泼,好动,也有着自己的快乐,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生存着,找寻着,追求着,成长着。尽管是虚构的小说,可每一处地名都是真实的,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上的还原手段,我更想以此表达对历史的尊重,并向一座有着丰沛精神的城市致敬。

为求表述准确,我没光坐在书斋里,凭眺地在网上搜索各种唾手可得资料,而是将笔下写到的地方都徒步走了一遍。这样的踏勘,非但让我获得了特殊的切近感,还了不少意外的发现,让我感受到沧桑的岁月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全然湮没,总有一抹痕迹能重新激活记忆,激活历史。

我在写到北火车站前旧日的天目东路时,人云亦云地写成原名天目路。可当我实地走访后,才知根本就不这是回事。天目路是1943年才改的名,这条路自1904年开筑后一直就叫界路,因公共租界和华界以此路划界而得名,路的南侧为公共租界,北侧为华界。北火车站当时之所以选址在界路北侧,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沪宁铁路的建设带动起华界的繁荣,并阻止租界向华界扩张,将上海的整体发展向苏州河北岸推进。我将三十年代初开在北火车站对面的嘉露旅社写进了小说,可在实地踏勘后方知写错了,这家旅馆就叫界路饭店,直到五十年代才改名为嘉露旅社,“嘉露”乃“界路”的沪语谐音。后来,我在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47年10月编印的《上海市行号路图录(上册)》中,果然找到了界路饭店,地址为天目路81号。随着城市变迁,门牌号码的更改是常事,但嘉露旅社却没有改过,当1963年天目路改今名天目东路时,仍是81号。

新民路泰山商场是我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,我会写到泰山大戏院,也就是1956年改名的泰山电影院,但我需要知道泰山大戏院究竟是哪年开业的,不然会有漏洞。网上对此众说纷纭,且互相矛盾。研究近现代海派文献的孙莺女士帮了我,她非但查到1942年2月5日《新闻报》刊登的泰山大戏院本月开幕的广告,还查到一份1941年12月21日的《上海越剧报》,在头条报道中得知泰山大戏院不

但放映电影,更是有如文中所说的“铁一般的事实”,也即泰山大戏院的前身金光大戏院是女子越剧的演出场所,但其所在的福生路(今罗浮路)被日军占领后,拉起了铁丝网,进入时还要查验身份,观众看戏十分不便,这才有越剧界人士集资在新民路建造一座“大规模”的女子越剧演出戏院。我在现场踏访时,才明白新民路位于公共租界,侵华日军当时尚未得手。

至于我小说中的“重地”北火车站,1908年3月沪宁铁路正式开通后修建,只是太简陋了,只有6间平房,所以,请了一位英国设计师,在第二年建了座四层办公楼。这是一栋

前些日子去花市买花,听见秋蛩蛩叫,循声望去,见一卖花摊位,带卖秋蛩蛩。很久没有看见蛩蛩了,兴之所至,趋步向前,我站在摊位前,听秋蛩蛩欢叫,一阵又一阵,沉浸于心绪的宁静中。

蛩蛩,上海人俗称“叫哥哥”,大约是因为它的叫声很像在叫“哥哥、哥哥”,上海人这才“听音生义”的缘故吧。我小时候养过蛩蛩,每到夏天,小贩挑着一副担子,前后挂满了用篾席片儿编织的蛩蛩笼,一路走,蛩蛩一路叫,住在小巷深处的大人小孩,老远就知道,卖蛩蛩的来了,奔出家门,专等小巷那头的小贩来,小孩吵着闹着,非得让跟在身后的大人买蛩蛩。挑子上的蛩蛩笼,层层叠叠,密密匝匝绕成一大圈,笼子里的蛩蛩,有的会叫,有的不会叫,要是买了“哑蛩蛩”,大人和孩子,一个个懊恼得什么似的,一迭声喊“后悔”。买的次数多了,我学会了挑选,隔着笼子看蛩蛩,我看的是蛩蛩的羽翼,不停振动的,一定不会是“哑蛩蛩”,如若再侧耳细听,听见蛩蛩亮亮的欢叫

声买下准没错。蛩蛩买回家,我将笼子挂在窗框上,蛩蛩的叫声,越发地清亮亮。

盛夏季节的蛩蛩,挺着个草绿色大肚子,肚皮里好像装了许多歌,怎么也唱不完。两根长触须,一左一右,抖动着,飘忽着,像极了两根翩翩飞舞的指挥棒,蛩蛩的叫声更加高亢和奔放了。红彤彤的太阳挂在半空,炙烤得人大汗淋漓。我在家里听蛩蛩叫,仿若在聆听自然之音。蛩蛩叫得累了,停下歇会儿,刹那间,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。原来,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。我喜欢听蛩蛩叫,也喜欢看蛩蛩吃东西,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,蛩蛩立刻饿虎扑食,伸出两只前足,张开嘴,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,捧着啃着,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,毛豆上,留下了蛩蛩啃咬的痕迹。夏天过去了,蛩蛩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,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,叫声

搬完家以后,准备把房子出租,玻璃上到处都是孩子贴的卡通贴纸,事情太多,我在平台上选了一个保洁阿姨过来帮忙。阿姨自带一整套专业工具,可以压缩的折叠塑料桶,大小不一的刷子,还有各种瓶瓶罐罐。

不好意思只让阿姨干活,于是两人一起打扫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得知她上午已经忙完了两个活,我是她下午的第一家,接下去还有两家,一天五六家从早忙到晚。阿姨看上去有点富态,皮肤也很好。“阿姨,你今年多大年纪?”“我六十五了。”“看不出来。”

“以前才是真的年轻看不出年纪,我以前从来不干活。”阿姨似乎打开了话匣子,讲到自己五十岁以前都是养尊处优的生活,虽然没有多少文化,但是老公挣钱多,她以前连饭都不会做。老公中风以后,她没有办法,只得出来干活,家里还有两个儿子没有成家。

“我只读到小学毕业,找不到什么工作,只有干这个了,而且现结。”阿姨开始跟我唠她见过的各种客户,也有赖账的,“他刚开始说一次性跟我结,我打扫了四五次问他要钱,每次都说不行,后来干脆跟我说没有钱,要么就是不在家。”阿姨知道他还在,门外的鞋子她认得。我跟阿姨说可以报警,如果聊天记录还在。她有点不好意思,“我从来没有报过警”。阿姨的长期客户里,有一个小姑娘一室户,家里养了很多猫,“我过去主要就是收拾猫毛的,小姑娘人很好,只要干

净了,就可以早走。”另外一户是个外国人,“他不会讲中文,我不会讲外语,他会用支付宝付钱就行了”。也有特别难伺候的客户,“有一户人家,我打扫的时候没有说什么,扫完以后去平台投诉,说我扫得不干净,平台就扣我钱。”

不被看见的她们

胡 笛

北京送快递,一笔笔经济账的背后是生活在低处的困窘,为了节省时间,他将吃饭上厕所都省去,但是客户对于快递小哥的时间并不在意,根据自己的要求随意更换时间和地址,觉得理所应当,没有满足就投诉。在消费市场上,保洁员也好,快递员也好,他们努力地工作着,有时不一定达到客户的要求,而我们是否应该对他们宽容一些呢?

看我用指甲一点点刮玻璃上贴纸,阿姨递给我一把刮刀,“用这个,快得很。”她麻溜地用刮子拆了油烟机的接油盒。不一会儿,又拉出伸缩杆的扫把和拖把,显然已经对保洁游刃有余。我问阿姨还要不要帮忙带孙子,阿姨笑着回答我,“大儿子的孙女我已经带大了,现在多挣钱给小儿子成家。老公现在又不能挣钱,只能我来了。想一想,前面几十年我享福,后面就让他享福吧。”阿姨没有多说什么,照顾一个中风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尤其是他曾经辉煌过。

我无从知晓她更多的故事,只是在我们相处的那一刻,我们彼此看见。

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,除了底层的外墙是白色花岗岩,别的楼层都用红砖砌成,一根根的大理石廊柱顶天立地,一个个拱形门窗像是半个圆月,还嵌着一块块浅色小条石,看上去又像是眼睛上的睫毛,整幢楼有76间房间,犹如童话里的城堡,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。这么漂亮的一座车站,却在1932年、1937年两次淞沪战争中遭受日军狂轰滥炸,及至被毁。2004年,在天目东路200号原址,按1:0.8比例重建了这座四层办公楼,现为上海铁路博物馆。我徜徉在博物馆里,觉得每一步都能踏出写入我小说的文字。

就在这次徒步考察中,我发现嘉露旅社已经退隐,泰山电影院更是不见踪影,宝山路口,不论是天目东路还是东新民路,都被围了起来,人去楼空。我默默地踏上无人行走的人行天桥,放眼四周,这里又将发生新的变化,如同今天的此处与八十多年前前比较,也是“玉垒浮云变古今”。但是,历史是应该被铭记的,好在岁月的年轮里总会刻下几道难以抹去的痕迹,让一代代人得以触摸。

七夕会

也变了,像是一位男中音,又浑厚又沉稳,比起夏天的叫声,我反倒觉得耐听得多。

秋风起,天气凉,大人孩子脱去夏装,换上了秋装,蛩蛩的颜色由浅绿变成了深绿,灰褐色的肚皮,一鼓一鼓地,还是一个劲在叫“哥哥、哥哥”。秋天的脚步勤快得很,一转眼,秋风就写下了“秋色赋”,树叶发黄了,渐渐枯萎了,纷纷扬扬的,从树枝头掉落,在我的脚下沙沙作响。秋蛩蛩的叫声不再清亮了,声音有点嘶哑,那是秋蛩蛩最后的歌唱。终于有一天,蛩蛩笼里没有了动静。我上前一看,秋蛩蛩趴着,一动不动,两根长长的触须,不再抖动,也不再飘忽了。笼眼里,剩下的那半粒毛豆,上面留下的,是秋蛩蛩昨天啃咬的痕迹。

深秋来临了,秋蛩蛩的叫声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可我知道,蛩蛩的叫声是不会终止的。我在期盼来年夏天,当树上的叶子由浅绿变成深绿,蛩蛩的叫声又将响起,一阵又一阵,那是新一轮生命的欢歌啊!到那时,我又会去花市,站在摊位前,听蛩蛩欢叫。

若在聆听自然之音。蛩蛩叫得累了,停下歇会儿,刹那间,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。原来,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。我喜欢听蛩蛩叫,也喜欢看蛩蛩吃东西,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,蛩蛩立刻饿虎扑食,伸出两只前足,张开嘴,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,捧着啃着,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,毛豆上,留下了蛩蛩啃咬的痕迹。夏天过去了,蛩蛩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,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,叫声

秋蛩蛩

陆林森

若在聆听自然之音。蛩蛩叫得累了,停下歇会儿,刹那间,我的周围显得一片宁静。原来,夏天也不是那样地让人烦躁呢。我喜欢听蛩蛩叫,也喜欢看蛩蛩吃东西,将一粒毛豆塞进笼眼,蛩蛩立刻饿虎扑食,伸出两只前足,张开嘴,露出两只蟋蟀般的板牙,捧着啃着,一粒毛豆就剩下了半粒,毛豆上,留下了蛩蛩啃咬的痕迹。夏天过去了,蛩蛩的身体变得圆滚滚的,腹部的草绿色变成了灰褐色,叫声

雅玩